



論語講義

□ 12
3172
11



□ 12
3172
11

口 13
3172
11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語類曰聖人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鄉愿狂狷亦是此意鄉愿不好寧可是狂狷如今人恁地文理密察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麤疎底人○用晦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張江陵程文謬拈固不及鄧黃之精細

從我於陳蔡者章 摘訓曰德行兼內外而言文是文章學是學問朱子謂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見學字意能言其意見文字意○金正希曰古今人才唐虞之際於周為盛周

數百年則遂有孔氏之門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沈平遠云助有二其一聞吾言而

有所弗順也則疑義生疑義生而辨難從茲起矣其一

聞吾言而有所乍見也則驚喜生驚喜生而證問又從

茲起矣

孝哉閔子騫章

南容三復白圭章 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儒者所必不

可少的而又是最易結底觀程子言箴可見此所以難

壬申七月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熊伯甘曰對康子云然言

外之意似惜由求不學無術

清子之車以為之椁章

噫天喪予章

子哭之慟章

門人欲厚葬之章

季路問事鬼神章 熊伯甘曰以放勳何徂文王何陟為

知去恐涉禪宗了生死話頭○滄柱已未房書評曰熟

讀祭義便可參透人鬼關看徹西銘即能打破生死路

扶鸞降仙鍊形伏氣皆魔道耳大易言原始反終精氣

游魂直視為晝夜通復初無奇駭○子路平日有何必

讀書議論在胸中又有強不知為知病痛夫子怕他性

急便杜撰穿鑿起來故要他從事人知生處循序漸進

蓋不但行不可性急即知亦不可性急此便是教他做

窮理工夫 壬申四月十九

閔子侍側章

魯人爲長府章。玩註並無益賦之說。○言必有中。是贊其中理。詞氣和緩。是餘意。長府之爲。魯人必以一勞永逸。費少利多。爲說。非僅僅勞民傷財之說。可以破其議。何必改作。必確見其時勢之不必作。故嘉其言之中。丁巳四月十四。○閔子固非慷慨激烈之談。亦必非含糊影響之論。時文說得毫無著落者。非

由之瑟章。陳歐子全章結云。夫民性之偏久矣。而聲音之道微矣。商音剛決。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札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桑濮之音。且曰此中和也。是夫子之所放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

及三字。才有著落。顧麀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己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滄柱解與用晦同。

季氏富於周公章。譚梁生曰。聚斂附益。卽是用田賦事。○語類曰。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

柴也愚章。語類曰。不徑不實。聖人微服過宋。不知此。○陳介眉君子不重章云。善學者。使氣質爲學用。不善學

者使學為氣質用而已。熊次侯先進章曰：先王以禮樂變風俗，而後世以風俗變禮樂。介眉意本此。

回也其庶乎章。今人看書喜合而不喜分。如註云：近道又能安貧，分為兩層。人便疑為支離。不知聖賢說話有合底，亦有分底。明德新民，可分為兩件。近道安貧，何不可分為兩層乎。辛酉三月十七。○賜一進至於回，回一進至於化。此章不是為賜發。王中七月。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語類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

論篤是與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畏於匡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熊伯甘曰：以道事君，勿講以諍。

臣模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語類曰：問夫子令四子

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陳介眉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也。特三子志其小而若與點異，點志其大而不覺與夫子同耳。如詢知爾而却應以忘世。問甲而答乙。夫子胡為喟然。○辛未有一文，結以三子為憂世，點為樂天。顏子陋巷中講求四代禮樂。

兼有樂天憂世甚妙。○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却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是民胞物與氣象。暮春數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辛酉六月○幾亭曰。若爲無告窮民。主張錢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率意。是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鄙瑣。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閒無閒處。看若夷然不屑。是大不仁。王衍殷浩謝萬之流。耳料無佳歸宿。○摘訓曰。願爲小相。所以學禮樂也。這正是說願學處。○鼓瑟希。疑是方欲鼓瑟起頭。若使三子言志時。點已在鼓瑟。何以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指因看。幾亭集而悟此。○史蓮勺曰。看他春風

沂水之趣。天地萬物已收羅在胸中。視唐虞三代皆屬分內。○語類曰。曾子之學與曾點全然相反。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閒却理會不得。但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又曰。暮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統謂一者是也。○又曰。點合下見得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曰。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更不加細密工夫。○又論克己復禮。曰。佛老只爲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夫子之嘆而與蒙引欲兼動靜從容說。摘訓欲止就言志說。蒙引爲長。○三子者之言何如。有下視三子。遺畧事爲之意。張侗初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

與朱註不同。不可從。愚初欲兼取二說，亦不是。王季甲
寅定。○語類講為國以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
理。理會得時，千條萬緒，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理會不得，則一
事各自一事，一物各自一物，不干自己事。又曰：只是這
箇道理，有說得開，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
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按此
二條，則為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
達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并曾點
亦未達得。○摘訓曰：為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為國也。與
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存疑把禮做理看，非是。○季本
曰：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

論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
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惟
顏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都只是問
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
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又曰：此章並說
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達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
性之事。○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
及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

事各自一事一物各自一物不干自己事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則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後細密博文約禮中與禮是禮字都說得精密也後此三條則為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并曾點精對之會同而無對之味天子之會同亦與為國也與禮亦與人辨不見精對之對天子而合精此與禮亦與祭亦與祀與凡此精對之對宗廟而無對之味天子之祭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語類第六卷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又曰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齋○按看此三條則知呂與叔克己銘專指人我者非○呂用晦曰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

已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則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為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為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為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為萬世無弊也。○又曰。朱子謂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用晦又曰。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復禮而後為克已之盡。譬之治亂。克已只是戡

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明道曰。莊子言其嗜慾淡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又曰。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語類子張問行章曰。克已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曾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已。只得克將去。○用晦曰。凡作顏子文字。心齋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為則劇耳。不可為典據也。○語類為邦章亦云。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陳大士曰。公論之在天下。未嘗以一日而泯。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以一日而忘。○摘訓曰。朱子中庸小註云。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已復禮為仁之為。是兩為字不同矣。

一是謂之意。一是作爲意。註中所以全其本心之德。只可解前不可解後。○語類曰。顏子會問。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蒙引曰。嘗怪顏子於禮欲之分際所在。旣皆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爲何。須看直請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件。○甲寅四月十九於蒙引全本錄出。愚向亦有此疑。今觀蒙引。乃知顏子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最分明。下文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者。是逐件上要檢點。無目之可言也。○施虞陽說林。請問目及四勿。俱作切要意講。似好。○按語類云。此一章聖人

只要他克己復禮。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依此。則顏子之問。亦知要切己之謂。○語類曰。程子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按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禮與中各兼中外。但下文視聽言動。俱在外而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是。○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己皆發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愚前又意對仁看。則己與禮皆在外。亦不是。甲寅四月。○摘訓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

十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戾。亦自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按存疑駁朱子之說。摘訓最是。○譚梁生曰。顏冉請事九字。只是曾子一唯字。○按易以忠信進德脩詞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朱子謂是乾健坤順工夫。卽此顏冉二章之意。

仲弓問仁章。用晦曰。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

司馬牛問仁章。語類曰。其言也。詗。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又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詗。若學仁者。則當自

謹言語以操持此心。○牛說其言也。詗。他胸中看得言難而詗易。若云經世明道。皆賴有言。如但欲詗也。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章。用晦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對向難之亂說。才有着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脩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又曰。道個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語類曰。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人皆有兄弟章。陳大士講敬而無失二句云。夫人於骨肉之間。有天命。有人事。人事至而天命亦至焉。

子張問明章。熊伯甘曰：浸潤，膚受之人。大是辣手。意在不行不休，到明人處，必另生計較。或尋出題目，直捷發揮，或故作長厚，引罪自服，而慧眼人却早已識透。曰：此仍是浸潤之譜耳。仍是膚受之愬耳。

子貢問政章。幾亭曰：所謂必不得已，是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已無救法。○子貢兩不得已之問，與桃應一問正同。○讀此章者，又要思徹未雨之桑，不至於不得已。棘子成曰：章用晦曰：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為質也。其虎豹之鞶耶？抑犬羊之鞶也？哭踊有節，以為偽。飲酒嘔血，以為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稽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

非細故也。

年飢用不足章。己未，茆薦馨曰：先王體國經野，未嘗聽命於年之豐稔也。迨至春秋而百姓之足與不足，不操之君而操之年。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幾亭曰：遇事不浮游，逢人不肯負出話不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原是知覺之不洩露者，與固聰明聖智，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為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憤，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昧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又曰：精

義斯能徙。○看來忠信徙義與忠恕相似。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黃氏曰抄曰景公助范中行氏。

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圍戚。則以子而制父。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註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

露亦本蒙引。冉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子路。全無所指。

而必待記者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陳臥子破

云息天下之爭者。其服於人也久矣。○又曰當其所不

諾。雖以天下之大。萬金之賞。而不可蒙其一言之惠。及

其所已諾。雖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不可緩其須臾

之期。

聽訟吾猶人也章。

居之無倦章。滄柱曰。之字指政。居之者存心於政也。空

講存心者非。

君子成人之美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季康子患盜章。

如殺無道章。上字依註作尚字看。草也。而上之風已未

有一文如此做。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大全辨曰。按察言二句。是更進

一步說。須知質直好義工夫。俱在實地。此處無觸突人

底病痛。但不敢自是。學問愈到。愈見不足。遇事接人。一

味自視。歆然非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觀察

下人。纔不觸突人也。况集註將所行合宜訓好義。而小

註又云。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則行不合義者多矣。何其

續困勉錄卷四
自相矛盾也。愚謂質直或未免觸突人。既好義。未有復觸突人者也。○滄柱云。若作義以爲質之質。便不合朱子說。○呂叔簡曰。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孟子好名之人。一節。便是間字註脚。此種人關係世道升降。然春秋美齊桓。亦有不得已而取之者。如醫家急則治其標。亦所不爲己甚。而教天下以治世之法也。○金正希講行違二字曰。精神有限。既飾其外。復顧其內。此兩失之事矣。說出他一種學術。最妙。○又講末二句云。若聖神操鑑。或懷衆好必察之心。用人焉。度哉之術。而以斯人遇之。固懼不免也。然如此者亦希矣。雖欲不聞。烏可得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語類曰。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而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個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崇。○按此有二意。一是無所爲而爲。卽是崇。一是無所爲而爲。則功專而自崇。○黃陶菴曰。天下之一聞而悟。一蹴而入。雖事求德者。舉非德也。○語類曰。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個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樊遲問仁章 熊伯甘曰。能使枉者直。遲蓋疑措之則棄之矣。何以又能使之直也。○古今天下。因舉錯而紛紛。

多事者。往往而是。小人豈肯遂俯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啓之初。則能使枉直正。未易言。樊遲此問。亦切問也。辛酉三月

子貢問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章。博文而恃其獨斷之才。未必不為學術之誤。如王介甫之流。求仁而守其獨處之見。未必不為異學所乘。如游楊終雜佛老。仇滄柱至此解。○按存疑。謂此二句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則依註對講為是。滄柱亦從存疑。知行對講。○熊伯甘曰。後世標赤幟於講壇。則友道隘而爭易起。角雕重於彥會。則文事淺而交愈衰。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陳幾亭曰。桓公失管仲而齊亂。符堅失王猛而秦亡。知用賢而不知儲才。知盡己而不知引人。岌岌乎其國。○滄柱曰。按蒙引首節三句。只宜平列。新安陳氏以先有司為主。赦小過句。即承有司說。存疑主之。蓋因家臣之長。止統攝眾職。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涉民。說至舉賢才句。註中直指有司得人。更無可疑。但於自己口中多作牽扭。亦非語氣。衛君待子而為政章。熊伯甘曰。輒立可也。禰靈則執政者之過也。是亦如後世繼嗣者之謬也。是時執政者宜

正議之曰。公嫡孫當承國統於顯祖靈公廟。宜稱祖廟。祝稱曰嗣考孫某。奉蒞為太公。太公之歸也。宮室服御衣食。其祭則蘇焉。公日朝於太公。其承祭與政也。若攝。想夫子。正名必出於此。非受其政而別議迎立也。○摘訓曰。采還是制作的禮樂。尚在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了。故禮樂不興。○語類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

樊遲請學稼章。遲之問稼。亦猶公孫丑不素餐兮。王子墊士何事之意也。上好禮一節。亦猶孟子尚志之意也。甲寅六月○按語類曰。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

話如許行並耕之說之類。○按一類字。則非直以遲為行也。○辛未文結云。學者慎毋曰。儒者以治生為急。而大儒之效出矣。

誦詩三百章

其身正章

魯衛之政章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王前席文云。謹身節用。皆本其淡泊之性情。以將之。持盈戒滿。皆本其省克之學問。以守之。○就居室。想到性情學問。意思方濶大。王申子適衛章。此章要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聖人口氣。有斬釘截鐵光景。用晦曰。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

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低小耳。○語類曰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富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黠者必挾奇贏以謀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癸丑六月

苟有用我者章。此章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為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公實見天下無不可為

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說。非但為當年累世莫殫莫究解嘲也。若僅慨無人用我。便涉自誇。甲寅六月○

期月而天地位。三年而萬物育。乙丑六月朔日○熊伯

甘曰。聖賢言語。但凡事功遲速。俱心中打算停當。確有氣候可循。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善人為邦百年章。繆歌起曰。致亂非一朝夕之故。則致治亦非一朝夕之故。此理之必然也。○善人以涵濡為治。則天下或疑其弛而不張。反不如武健之勝任。善人偶強禦是治。則天下又疑其行之不終。反不如名法之徑行。右八科文徵。與繆說又異。然確似宋仁宗之世。○古語二句。原是贊善人。雖善人無期月三年之力量。然此二語不是貶他。壬申八月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幾亭曰久而成者民業民風速而興者民志民氣。

苟正其身矣章。

冉子退朝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葉公問政章。語類曰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滄柱曰不明言所以致其說來之故亦是解書者之說作文當依口氣如云吾不必言政之何以說近也但言近者說便非語意。

子夏爲莒父宰章。

葉公語孔子曰章。

居處恭章。語類問樊遲問仁聖人以是告之不知遲能

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用晦曰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人豈能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講說每章要尋出一章旨妄以此句貫下三節皆庸人自擾耳○滄柱曰有恥主不當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恥意本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

亦無此說。癸亥閏六月。或謂行已有恥是一等士品。若將有不為講。作狷者一流。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本莫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有為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語類曰。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又曰。子貢平日欲為皎皎之行。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故每問皆下。看見都不是易事。至問今之從政。却是問錯了。聖人便為截斷了。○又曰。其退步意思。則如行三軍臨事而懼。不得中行而與之章。熊伯甘曰。舒礪石云。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

○語類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又曰。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吳韓起一節文曰。天地生人之格。不能不遷於所恃。君子與人之意。與之交扶於不窮。南人有言曰。章。語類曰。不占而已矣。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語類曰。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所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方氏蒙吉曰。尹氏云。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移而非。非不可移而。是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其失。失則恐不得。得失互競。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君

續困勉錄卷四
子哉。韓范之立朝。朱陸之講學。其彰彰者歟。孫龐蘇張
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鄉人皆好之章。辛未房書曰。小人即附君子。而必不肯
強其中而為好。君子即疑君子。而必不至嫉於中而為
惡。黃叔琳○呂周晦曰。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

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
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
之不顧之論。於是在邦必怨。在家必怨。此又所謂乖戾。
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
議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愚按用晦
此論最好。至於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兩制。又不好。
用黨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執夫子鄉人善不善之說。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道也。無弊之道必也。其大居敬而貴
窮理乎。丁巳十月。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陳幾亭曰。器之中又分器焉。治
田治河治兵。每事各極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
險。或長於當鋒。或長於闢榛莽。樹營柵。是治兵中之偏
器也。或善相度。或善董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
性。或辨主宜。或明勸課。是耕屯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
數人以就一器。無執數器以責一人。○祝枝山曰。造化
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固之。日月以
照之。雷霆以鼓舞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
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得乎。雖謂
之廢物可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語類曰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胡亂罵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 史及超曰道心之淺皆由於人心之涉世過深

切切偲偲章

善人教民七年章 熊伯甘曰夫子倦倦屬望而莫或用卒至春秋之後且為戰國

以不教民戰章

論語

不戰而敗以取之之說也無獲之歡也其大風也而貴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用晦曰時文動云仁是自然不行

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非安勉天人之分也

○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為仁况不行則并私亦未嘗去也 癸丑六月 滄柱云饒氏謂拔去病根有

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惜乎近文末見暢發此二意者○按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

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已

癸亥七月

工夫尚覺其復發。况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
○辛未房書曰。寢昌寢熾。禦之少疎。必將齊發而不可勝掩。禁之太甚。必將一決而不可復止。私反在內。為主仁反為賓。

士而懷居章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幾亭曰。守道之言行。在柳下但以爲直。而孔子更號之曰危。蓋直言直行。彼儉邪之小人。與無識之庸人。必起而非之。偏見之君子。亦從而疑之。安得不謂之危。○觀洪武之時。李仕魯以闢佛死。葉居升以直言死。有道無道。正自難辨。

有德者必有言章。刁氏包曰。尹氏一段。全用白文敷衍。此學程子法也。或作川人說。以使貪使詐立論。最壞學

者心術。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宮。适問於孔子曰。章。用晦曰。羿羿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按此卽語類王過之意。○按語類王過謂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夫子不答。固有深意。朱子謂此意思較好。此係王過記甲寅以後所聞。則集註禹稷比孔子之說。似非定論。語類亦謂是舊說如此耳。大抵計功謀利之念。君子不可有。故不答。福善禍淫之理。則可以警世。故出而贊之。○陳鳴珂夫子不答一句。作云。聖不言興亡。不欲責報於天也。夫羿稷自好。禹稷自聖。何必計興亡之報。

哉亦付之不論而已必畏死而不敢逞則奸雄之隱惡猶存必冀王而不辭勞則神聖之居心不淨○畢竟是註妥 丁巳十月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愛之能弗勞乎章 用晦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為忠且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為命章 熊伯甘曰按國制凡興廢用舍大政外之撫按內之科道建議奉旨下部議覆則司官案呈堂官只斟酌刪潤不另作看語故覆疏只云臣等看得而大九卿題疏必列案呈職名無堂官單題者凡為大臣須識得此意○右四書釋講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章 語類曰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

貧而無怨難章 摘訓曰難易乃常人之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愚按摘訓之言固是然常人亦不是流俗人亦是用工夫的人用工夫方見其難 辛酉五月 ○要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學者所難去如親老而菽水不給陋巷無簡編此真賢者所難泰然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章。春秋之世不患無才而患無守。用人者往往急於求才而不知重守。夫子謂有守者不必無才。有守而無才者惟一公綽耳。豈可以一公綽之故而遂謂有守之士皆不可用哉。已未○時文不主惜魯用人說。主春秋天下用人之法說亦好。

子路問成人章。滄柱曰。在四子是生成之質。若學者欲兼此知廉勇藝。自有工夫在全靠不得資質。○熊伯甘曰。人雖有高明之資。不深於學。往往氣質蔽之。此世所以無全人也。知廉勇藝皆未可直情徑行。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桓公殺公子糾章。朱子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云。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又文集卷六十答汪易直論此事最詳。

管仲非仁者與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用晦曰。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據與僕同升事。牽合文字謚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祝翼權文云。文子此舉有同列以為非者。有三指以為失者。亦有即家臣以為諱者。而幸也。吾夫子聞之也。○壬辰黃雲蒸曰。記者不歸之文子所升。而第記其與同升。又曰。朝拔一人。

幕推一人。謂足博寒士之感激已耳。此意已足傷豪俊之心。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謂是重一日之知己已耳。此意已足釀明堂之禍。獨是此也。舊老彼也。新進相與畧尊卑而列師濟之班。○按黃作專以大臣不樹恩不市譽。休休有容氣量立說。比泛作忘分薦賢者。更深入一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按大全辨謂饒雙峰云。治宗廟得人。則神人胥悅。說得純治宗廟。與武周宗廟之禮禘嘗之義無分別。殊欠斟酌。夫神罔怨恫。不徒區區籩豆牲牷間。必將有明德惟馨者。使純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口辨相欺矣。有是理哉。愚謂純之佞。不使之管別事。而但使治宗廟。便是公之

能用才處。戊午六月初九

其言之不作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語類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後人自流沂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程子以左氏所說。爲非孔子之言。朱子語類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

子路問事君章

君子上達章。玩大全語類。此是要人慎始之意。故曰。如人相訟。初間本是沒要緊事。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騷擾。未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

爭。○小人到下達地位亦自有一段手脚溜便光景。所謂喻於利也。○亦有君子而未能即上達者。則助也。忘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伯玉之所事在此。孔子之所契在此。記者之所以記亦在此。曰使乎使乎者。口雖贊使。實有味乎寡過之言。○熊伯甘曰。堯舜禹之授受。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刁氏包曰。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六十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幾亭曰。思不出位。又細於思無邪。

違理義謂之邪。依理義而未合乎時中。卽謂之出位。平生無出位之思。纔是心得其正。○盛珍示曰。此思字。以臨事言。事有當然而思應之。卽位也。○愚按。有以窮理度事對言者。恐未是。○用晦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人。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愚按。從心所欲。不踰矩。如有所立。卓爾。是思不出位註脚。己未九月。○王前席文云。思欲精。不欲粗。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說盡不出之蘊。後比云。君子之心。常有所憂。常有所樂。

二意更洞見君子心境。○味思不出位一句不必更尋孔顏之樂。千申四月廿九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語類曰：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畧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

子貢方人章。刀氏包云：自治者自治其身與心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逆詐章。史蓮勺曰：此當與子張問明章並看。夫詐與不信孰甚於浸潤膚受而不行。卽是先覺明卽是賢。○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

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便知得光不反。○刀氏包曰：觀此章則爲君如漢宣帝以綜核爲明。爲臣如趙廣漢以鈎距爲術。皆聖門所不道也。○用晦曰：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謂亦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驥不稱其力章。刀氏曰：漢詔云：馬或蹄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雜伯也。

以德報怨章 晚村云。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闢筍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異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卽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熊伯甘曰。毀謗阻尼。傾奪此可爲怨乎。曰。此等逆境。自涉世。必不能免。乃磨煉心性之資。又豈可言怨。韓信之於淮陰。少年直不疑之於同舍郎。真盛德事。未可以矯情訾之也。○滄柱曰。報怨與復讐。不同。讐關君父之重。怨屬一身之私。艾東鄉說最確。○語類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

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私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

莫我知也。夫章。摘訓曰。下學而上達。存疑及小註諸說。似與大註不合。皆泥於程子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而誤也。凡說學。便到理上。致知力行。便是下學。此豈專爲人事。只是說早近工夫耳。觀君子上達。及註中漸進字。則上達是由卑而高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且註中漸字進字。都無用矣。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

都誤作明達看了。○按蒙引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最明。若存疑，謂蒙引忒緩，則誤認程子意也。愚前欲取大全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兼用蒙存之說，亦非。此說朱子已駁去。甲寅十一月十八○用晦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卽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此章卽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癸亥七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要似愬，不要似譖。賢者辟世章。語類曰：賢者辟世，集註以伊尹、太公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平正。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幾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過爲之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卽所謂爲卽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子擊磬於衛章。

書云高宗諒陰章。

上好禮章。用晦曰：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愚按老泉禮論正坐不知此，故俱從權術立說。○禮可以作民之急，去民

之驕。但不可以故事視之。虛文行之。脩己以敬章。中庸首章之理。備於此章。○用晦曰。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脩己便了。○語類曰。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語類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又曰。平日須提掇精神。其令類於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此是自誠而明。○脩己以敬文講脩己二比。

以研窮踐履作柱講以敬二比。云有高乎天下之識而不敢自恃其識。有超乎天下之力而不敢自恃其力。最妥。

原壤夷俟章

闕黨童子將命章。熊伯甘曰。莫居位。莫並行。若他人則直截說。童子立地承當。初無難事。但勉強遵教。義不入。八而忘之矣。夫子初不提。只叫他且將命去。觀觸感悟。使自得之。潛引默移。自屬醫王手段。

自將之深良。然終自。愚習王平。則。必之矣。夫千。時不。對。或只。出。且。保。命。天。則。千。立。此。天。當。何。無。難。事。以。故。難。於。辨。不。章。然。山。甘。曰。莫。以。道。貴。並。許。深。以。人。似。以。無。事。則。心。既。無。主。應。事。於。不。類。自。計。其。端。有。法。乎。天。下。之。代。而。不。類。自。計。其。代。最。以。稱。讓。則。亦。非。難。以。辨。之。其。一。深。高。乎。天。下。之。端。而。

關。章。曰。莫。以。道。貴。並。許。深。以。人。似。以。無。事。則。心。既。無。主。應。事。於。不。類。自。計。其。端。有。法。乎。天。下。之。代。而。不。類。自。計。其。代。最。以。稱。讓。則。亦。非。難。以。辨。之。其。一。深。高。乎。天。下。之。端。而。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譚梁生曰在陳絕糧有兩事此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年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譚梁生曰學識是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語類曰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考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用晦曰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

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又曰。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於直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

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又曰。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旣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并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又曰。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孤禪矣。○愚按所謂一只是誠敬到極熟處。○仇滄柱已未房書評陳非園作曰。朱陸異同。

聚訟千載以夫子此章語質之明云非多識是一貫則知六經註我之說未可遽非。○按滄柱此評不是蓋非闕作云多則分分則無紀必其胸中先有一理爲之主此正是欲以一貫爲入門者悞矣。至其結尾云若夫所以爲一之理夫子於賜固有聽其自解者乎亦說得恍惚。○滄柱曰一心而貫萬事是一能貫多時文將多與一對則可將貫與識對終覺未妥。

由知德者鮮矣章

無爲而治者章

子張問行章 摘訓曰博學二句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言忠信二句此力行之鞭辟近理著己者。○用晦曰兩其字指忠信篤敬或將其字看做心字便與狐禪

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直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意在比類揄揚不在品陟高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章互相發明。

志士仁人章

子貢問爲仁章 乃蒙吉曰自道之不明也或有事其大夫之賢者焉以爲趨炎附熱或有友其士之仁者焉以爲阿私樹黨學者無所持守鮮不畏而去之此叔世所以無師友也。○語類曰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皜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聞其身上極不整齊平日亦脫冠露頂。

顏淵問爲邦章。幾亭曰：敬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建子，却把人收斂閉藏的時候，做箇歲首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上却差。○又曰：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分而用之，其力不匱。○大全辨云：輅宜質，冕宜文，權衡二者之間，故輅取諸殷，冕取諸周。此章專泥四代說者非是。如雲峰說，便似殷僅有輅，可從。周僅有冕，可從。○滄柱曰：冕是祭祀之冠，時文混作臨泣臣民者非。○大全辨又曰：孟子雖言政事而禮樂可以徐興，孔子雖言禮樂而政事可以類推。○熊伯甘曰：放遠，卽四勿中聽箴。○語類曰：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

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語類問爲邦章曰：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人無遠慮章。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章。幾亭曰：春秋責備前賢，所以愛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後賢於無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語類曰：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責之。曰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按薄責於人有二：如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就交際處言也規大而不可
細期易而不強難此就教化處言也己未

不曰如之何章

羣居終日章 顧涇陽東林商語內將此章與飽食終日

同看極好

君子義以為質章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君子求諸己章

君子矜而不爭章

用晦曰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
純之意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又曰矜羣爭黨
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

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
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
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
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明秀才
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又曰莫道事迹畧過也是心術
微差○爭而托於矜君子必無之矣矜而入於爭亦必
無之黨而托於羣君子必無之矣羣而入於黨亦必無
之丁巳四月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張侗初曰子貢是多
學多識的漸漸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
處○用晦曰一言一字也非言之言子貢求一字指

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
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
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又曰。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
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凡仁義忠信敬誠忠惠諸
字。何非心者。以此行文。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
說正。陸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
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
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滄柱曰。時文
云。以欲爲準。不若以不欲爲準。看得欲不欲。有兩層。不
知不欲。勿施處。便是施所欲也。○又曰。行是身體力行
之行。時文看作通達無阻之說。却錯認子張問行之行
矣。終身猶云。一生時文。以身字翻出心。轉輾糾纏。何當

題旨。又其恕一句。是當下直指之詞。作沉吟思索者。非
○勿施於人。勿字不可看容易。須有壁立千仞。不顧
愛憎。不顧利害的力量。方能勿。其根源先要從己所不
欲來。戊午六月

吾之於人也。章。此章卽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爲矯激者。有崇
獎情殷。而謬爲許可者。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陳卧子曰。國史之重也。惟其慎
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
人。而匹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旣不足信。則放言
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
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旣不好施。則衰奇詭

使之士皆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却贈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史不闕文作聰明無忌憚之漸也。○顧天峻曰：文武之世重老成而敦忠厚，所以培植者長。雖數百年來先猷已遠而浸潤未息，當此際也，有人焉急補救之，維持之，王道可幾也。

巧言亂德章

衆惡之章。幾亭曰：昏者以愛憎爲是非，昏明參者是非密移於愛憎。

人能弘道章。幾亭曰：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卽未有大地，此時道理如何？雖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

人一生而人心卽太極，故弘道窮理惟人之能。若執定人外無道，似道因人始有，則到人銷物盡以後，天地又孰爲開闢？人物又孰爲生息耶？○用晦曰：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過而不改章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語類曰：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

知及之章 語類曰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又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是明德工夫莊以蒞之以後說為政是新民工夫○熊伯甘曰仁守何不能莊蒞是瑟僂未暢發到赫喧處莊蒞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幾亭謂大受小知不專以君子小人分即同為忠智之士而小大亦有互須者子房為大則陳平為小孔明為大則法正為小○黃陶菴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產之博物闡覽以至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嘗不兼舉耶若夫全才難得則絳侯之本強豈不如嗇夫而呂端之糊塗固賢於丁謂也

民之於仁也章 熊伯甘曰民以廣眾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言羣聚之衆全憑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強凌弱眾暴寡相殘相賊則人類之滅久矣蹈仁則彼此相愛而必無禍患之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有效無類章

道不同章 熊伯甘曰如伯夷太公包胥子胥亦是辭達而已矣章 師冕見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譚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子幣迎反魯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為季氏宰以伐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心於是顓臾得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天下有道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益者三友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仁之友非世俗安庸之友便辟善柔便佞只與直諒多聞友不是醜惡敗類若然豈止損○陶石蕢講益字曰始之觀感繼之薰陶久而與俱化矣講損字曰起於此昵成

於漸染久而與俱化矣。○摘訓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益者三樂章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王前席三句破云：詳益者之樂，皆情之得其正者也。○只說情得其正，既不得下益矣，却又有把柄起，比有云：情之正者，一一皆治心之事焉，一一皆復性之功焉，俱最好。壬申四月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辛未孫謀曰：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由此出也。○三戒只是

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壬申四月

君子有三畏章

摘訓曰：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者。

生而知之者章

君子有九思章

語類或問：君子有九思，只是意誠了自

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摘訓曰：聰明以下，皆好字面，都是思要如此，思難，謂思要遲疑留難，而不肯輕發也。若作思，其患難說，則與上下思字及聰明等字，俱不類矣。

見善如不及章

譚梁生曰：此章與逸民章語意小異，大

同。○幾亭曰：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

之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邦君之妻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譚梁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子強

僭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教授弟子

不仕平子時

性相近也章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子之武城章 以禮樂為牛刀亦就世俗所見言彼但知

兵刑錢穀為救時急務者視禮樂如牛刀之不適於用

割牛且不欲用之况割雞乎 壬戌六月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黃氏曰抄引趙鵬飛說曰教公山

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

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仇滄柱評翁叔元問仁章文曰：註心存理得。本係串說。分析不得。如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篇中云：慎持此心之出入。而以五者為立體之端。實踐此理之有常。而以五者為利用之事。似將心理分別體用。不是以心盡理合一工夫。○用晦謂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為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嚙。愚按時文固俱非。用晦所貼亦恐未是。用晦又云：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於

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為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按此段是然亦似專以理貼仁。愚意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佛胖召子欲往章。

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章。語類曰：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黃蘊生曰：御事以剛不以勇。勇以制物者也。剛以制我者也。小子何莫學夫詩章。性理致知內程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多識句。若仍以為興觀羣怨之資。則此語為贅。蓋此是格物內一件。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

可不知者。

子謂伯魚曰章

禮云禮云章

色厲而內荏章

鄉原德之賊也章。語類曰：如五代馮道。此真鄉原也。

道聽而塗說章。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如何可

以勝氣習。克物欲。而行其所聽。且亦辨之未必能分明。

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而

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而驟

行之。猶恐有子路之病。而况徒資口說乎。丁卯六月初

十。○聽一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為毀譽。聽一論理之

言。不察而遂奉為學術。皆足傷德。初十又記。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古者民有三疾章

惡紫之奪朱也章

予欲無言章。用晦曰：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

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

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

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抑揚輕重之間。

便易差去。○又曰：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

不是聖人卽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

木犀香裏去矣。○滄柱曰：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

不著。人當隨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說到活潑潑地。卽

是此意。

孺悲欲見孔子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譚梁生曰宰我知是知聖善為說
辭短喪之間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為而言時魯衛行
三年喪齊不行三年喪宰我為臨淄大夫蓋代晏子為
政而因循齊俗不能善變故有此問

飽食終日章

君子尚勇乎章 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
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瑟章是子路
升堂究竟語

君子亦有惡乎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惡者敗常亂俗之
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用晦曰女子小人非獨其

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
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者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平四士而具慈惠章 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于路初
專之未足以歸矣 蕭以中志更首其甚
非對資獲出此亦實有學問與德對人主出此毛不爵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
子當時見他事實○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云諫行而
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
所遇之不同耳朱子答云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
而被囚也○晚村曰今人只挑逗殷有字面則是殷有
三忠殷有三義耳

柳下惠為士師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
齊人歸女樂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
之意甚殷及三都既墮倚孔子之意寢衰故女樂之歸

齊得而聞之。○語類曰：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可輕議。當關○又曰：據史記，却是孔子恐其害已，故其去如此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幾亭曰：於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蒂。此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於人間。○刁蒙吉曰：誰以易之言，那一箇是聽你變易的？如水已就下，不可挽之使上也。就天下說。

子路從而後章

熊伯甘曰：平日間浮海則喜，原不以隱為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拱立。○至則行矣，當與既而曰同看。○陳臥子長幼之節四句文曰：世有求之，聖人必以為諂，而獨不許其廢。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為叛，而獨不許其廢。

逸民伯夷叔齊章

太師摯適齊章

周公謂魯公曰章 故舊多怙恃，缺望之病最易開。覺未必皆棄之者之過，然君子自當持其平。

周有八士章 摘訓曰：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執德不弘章
語類曰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子夏之門人章
滄柱曰不可之人涉於匪類若衆與不能原不在此數故矜容與拒兩者各有所用本不相妨
雖小道章
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日知其所亡章
博學而篤志章
語類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致誠正脩齊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執德不弘章 語類曰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子夏之門人章 滄柱曰不可之人涉於匪類若衆與不能原不在此數故矜容與拒兩者各有所用本不相妨

雖小道章 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日知其所亡章

博學而篤志章 語類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

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

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

格致誠正脩齊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

得亦是漸漸學去。○語類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只是就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滄柱曰：博學節若逆提，末句仁字是學問志思，專爲求仁而設，非因此得彼之義。○用晦曰：明提與暗提等，時文有藏頭露尾，掩耳偷鈴者，吾所未喻。○又曰：未及力行為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功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用晦曰：學如何以致其道，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致也。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唐張燕公向吳兢所改數字論者曰：說亦何以祈爲也，人固有始焉混於途之人，而俄然可爲堯禹者，始從昌宗繼聽宋璟，方迷忽悟，何足爲吾累。縱使吳兢聽說之囑，將遂泯滅無聞乎？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

君子有三變章用晦曰：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析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又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現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難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

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信非在旁所能作，合在旁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韓非所以死於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於擯斥。君子不出也。○勞民者，勿輕曰大功不謀衆大德不和俗。

大德不踰閭章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仇云：凡作文當以內註爲主，而外註參之。以大註爲主，而小註參之。然外註小註，有不必泥者。只宜體貼正註。如此題正註只云：非以末爲先而傳焉。非以本爲後而倦教。是言精粗本末，理皆一貫而

未嘗有先傳後倦之別。外註則云：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意與內註相合。但看先後二字，微覺大實。內註則活看先後二字，意便有不同矣。大註解孰先傳二句，俱承道字說。而小註則指君子之心說。據本文只言君子之道，未嘗言君子之心。小註似不必從。○讀滄柱諸文，評知其未嘗細看語類。然大全中雲峰勉齋亦儘說得明白。不知何故不細看。○語類曰：子夏門人小子一章，集註第一條明道說是。○又曰：此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又曰：程子四條最難看。某向來費無限

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爲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卽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卽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此章朱子以正心誠意爲學之本。性理第四十五卷臨川吳氏謂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此與朱子說似異而

實同。○愚又按夫子教人約之以禮。亦是此箇道理。○附本鐘集言一貫有兩箇。曾子之一貫卽中庸所云合外內之道。是就吾心性上說。至程門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是就物理上論。

仕而優則學章。癸丑韓菼曰。受人家國之重。而惟坐鎮以從容咏詠之習。以示度量而喪其功名。使國家謂仕之一途。必非學士大夫之所能。而往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階之厲乎。素無沉深之積。而輕慷慨於世事。憂患之間。志卽無他而術已不善。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非行義欲仕者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仕者而厚其招。孰貽之恥乎。○學而優卽開之所謂信。

喪致乎哀而止章

吾友張也章

摘訓曰。難能是稱美。未仁方纔是不滿之

意。然難能從行過高來。則即其難能處。亦未得為盡善矣。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

孟莊子之孝也章

語類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

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大全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哀矜勿喜。猶是第二層事。當

在道上著力。雖尚德緩刑。非士師所能操。然士師亦有當盡之道。○一道字中。便有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渺之意。周宮八統九兩。皆在裏面。

紂之不善章

君子之過也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仇云。若論心法淵源。則聖學

只是道統。據本章本旨。學只就見聞上說。道只就制作上言。時文因題中有一道字。徑說作道統相承。非公孫問意。亦非子貢答意矣。必如中庸言憲章文武而兼以祖述堯舜。方是正言道統。新安陳氏謂列聖道統傳在文武。亦非本文語意。蒙引駁之良是。○又曰。此章是論

學問非論道統蓋公孫朝焉學之問因夫子多聞多見而發故子貢舉文武之道亦就禮樂功業上言若說道統淵源自當在心學上推求不當從識大識小處印證矣○又云公孫朝一問正猶黨人博學太宰多能之意所學只指淺處言故子貢亦以道之顯見者告之○又云子貢答太宰則曰聖由天縱子貢答公孫朝則謂學在於人兩處立言各有其意○又云嘗歎稱說至萬曆間而一亂卽如公孫章湯霍林解云焉不學嘗直接文武之心說仲尼原是能自得師卽不藉文武亦能開天闢地做出來如何拈在師賢不賢上不知此等議論蒙引早已駁過虛齋云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爲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字便要包到二帝三

王之經天緯地處則亦何用做古人說話時文誤人故止敬勝等語俱不得當時問答本意又如如切如磋者八句題包儀甫作脩捏出敬止爲主異說一倡流毒人心此等不當以先輩視之○熊伯甘曰焉不學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皆是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萬曆中夫子之墻數仞論云不知聖道之近易失之畏難不知聖道之高深失之忽易又云道如伯夷非不高矣然皎然以清而表見於天下則伯夷之墻固易窺也伊尹下惠之皇皇然任煦煦然和亦如此惟夫子則時清時任時和人不得以一節窺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滄柱曰夫子不可及猶天之不可
升。是言聖德之莫及。下節正借古語以明其不可及。觀
如之何其可及句。緊相照應。可見時文以上節為德不
可及。得邦家節為業不可及。此不得解者一也。立道綏
動。聖人自有實心實事。時文謂聖人無意於立而自立。
又謂欲有以立之而民即立。俱說得空虛不實。此不得
解者二也。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摘訓曰。權量是政之小節。法度是政之
大綱。官又以人立政者也。○謹權量二節。俱在周禮未
成之先。如孟子不違農時三節。○熊伯甘曰。周末賞濫
而民不勸。聖賢預知事勢相推。必有韓非商鞅之徒。變
道易教。用慘酷之術。故以寬信敏公四字分疏中字。雖
賞罰無所不賈。而春溫之氣居多。萬古四海。所以不永
淪困窮者。實賴洙泗之斷斷。

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語類曰。欲仁得仁。與當仁不讓
於師同意。○摘訓曰。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
泰而不驕。却是泰易至於驕。惟其泰出於敬。則雖易至

於驕而自然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為美也。存疑把兩下
作一意看了。

不知命章。營求者不知命。聽達者亦不知命。其為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也。○幾亭曰。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
一曰知言。為乍與人對面設也。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
觀所由。察所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諸己也。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終

如六



